

YU SHI

TONGMIAN

Redhill
Telep

RIST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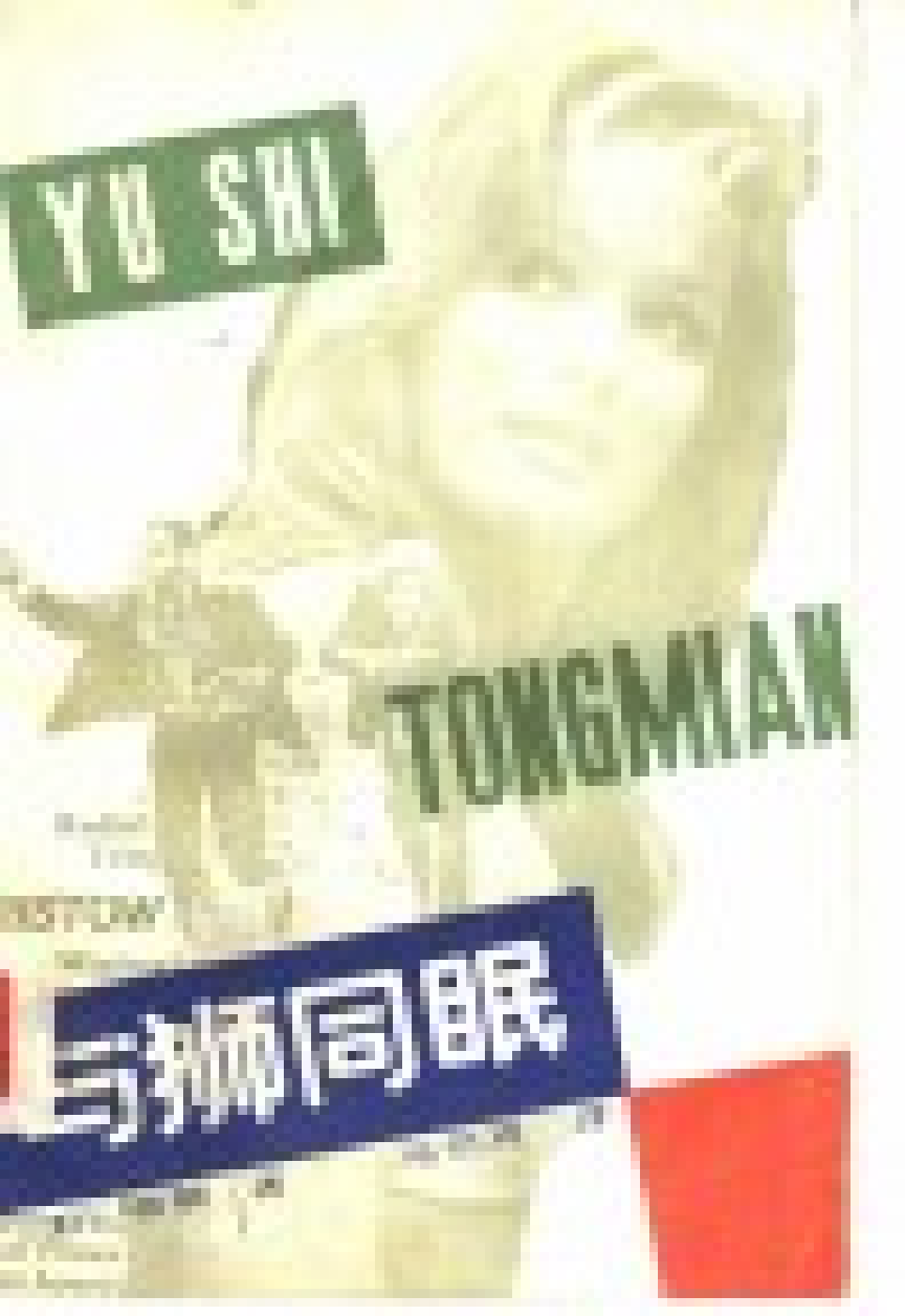
Minimal

与狮同眠

马绍周 译

弗赖 著

Per (美) Pilot
al Pilots
00 hours



YU SHI

TONGMIAN

WANG YU SHI
TONGMIAN

与狮同眠

与 狮 同 眠

〔美〕 弗 赖 著
马绍周 陈 跃 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88年·成都

责任编辑：陈 默

封面设计：吕树明

插图：张大川

技术设计：叶 兵

与狮同眠

〔美〕弗赖 著 马绍周 陈 跃 译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75

字数 227千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410-0259-3/I·4

定价：3.45元

内 容 提 要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巴黎的穆斯林狂想分子、克格勃的亡命之徒、美丽的英国姑娘……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将欧美最大的城市与血雨腥风的阿富汗战区连在一起：一曲催人泪下的爱情曲；深山幽谷的秘密来客；游击队的不断受挫；间谍策划的大搜捕，引出了扣人心弦的追逐与反追逐，侦探与反侦探，搜捕与逃避的惊险场面。美国《洛杉矶时报》盛赞此书是“一曲催人泪下的三角恋爱，一个国际间谍的秘密使命，发生在这个神奇的地方，情节曲折，迭宕起伏，扣人心弦，令人爱不释手。”

“这是弗赖最成功的小说，紧张、动人、激动人心……他赋予具体事件以深刻的寓意，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揭示了人物的丰富内涵，意义深远。”（《今日美国》语）“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高潮迭起。”（《每周出版家》语。）

这是大名鼎鼎的畅销书作家弗赖1986年推出的又一部新作。出版后立即风靡全美，进而畅销世界。



录

第一章	巴黎密使	1
第二章	阴谋策划	24
第三章	虎口脱险	35
第四章	异域风云	46
第五章	纽约谍影	74
第六章	祸起内奸	94
第七章	月黑风高	112
第八章	原形毕露	130
第九章	惊天动地	158
第十章	困兽之斗	170
第十一章	将计就计	187
第十二章	山谷大捷	202
第十三章	山野情潮	210
第十四章	黎明偷袭	230
第十五章	大难出走	241
第十六章	天罗地网	255

第十七章	冰峰历险.....	267
第十八章	围追堵截.....	283
第十九章	生死搏斗.....	299
第二十章	劫后余生.....	326

第一章 巴黎密使

想杀阿赫麦特·叶尔马兹的那帮人历来是说话算数的。他们是流亡巴黎的土耳其学生，迄今为止，已经谋杀了土耳其大使馆的一名随员，并用燃烧弹焚毁了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官员的住宅。他们选择叶尔马兹作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是因为他不仅十分有钱，而且还热心地支持国内的军事独裁政府。除此之外，他还住在巴黎，便于下手。

他的住宅和办公室都戒备森严，乘坐的梅得斯高级轿车也都装上了防弹钢板。然而，学生们确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对于一个男子来说这个致命之处往往与女色有关。看来叶尔马兹还真让他们给说准了。几星期后，他们没费多大力气就侦察到叶尔马兹每周要单独外出二三次，每次都开着仆人们上街采购时用的雷诺特面包车，去十五街区的一条小街和一个迷恋着他的土耳其美貌少妇幽会。

学生们决定在雷诺特车里装上炸弹，伏击叶尔马兹。

他们知道从何处弄炸弹。佩普·戈兹是大名鼎鼎的科西嘉教父麦米·戈兹为数众多的儿子们当中的一个，专做军火

买卖。虽然任何人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到如意之物，可他还是最受欢迎搞政治谋杀的顾客。因为正如他乐呵呵地承认的那样——“理想主义者最不在乎出高价钱。”这帮土耳其学生的前两次的暴行都从他那里得到过帮助。

这起汽车炸弹预谋中有一个隐患。通常，叶尔马兹驾车离开那女人住处时，都是独自一人。可事情往往有例外。有时，他也带她出去吃饭。她常常空车出去，半小时后带着面包、水果、奶酪和葡萄酒满载而归，显然是要饱餐一顿。叶尔马兹有时也乘出租车回家，把车借给女人开一两天。这帮学生和所有的恐怖主义者一样，都是非常天真浪漫。他们不想伤害一个美丽的女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她的唯一罪过是爱上了一个不值得她爱的男子，是完全应该得到宽恕的。

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十分民主。所有的决议都通过投票作出，不搞个人独裁。尽管如此，他们当中仍有一个因其坚韧的意志而独享领导地位。他叫拉赫米·卡斯昆，一个充满激情的英俊青年，长着一蓬茂密的小胡子，眼里老是闪烁着一种要成大事的光芒。正是由于他的旺盛精力和坚强信念，前两次行动才能够顶着困难和危险，圆满获得成功。拉赫米提议请教一下炸弹方面的行家。

别的人起初反对这个提议。能相信谁呢？他们问道。拉赫米建议找艾里斯·泰勒，一个号称诗人却靠教英语谋生的美国人。他在越南当过兵，懂得怎样使用爆炸物。拉赫米认识他快一年了，两人都曾为一份短命的激进派报纸《天翻地覆》出过力，还一起组织过读诗会，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筹集资金。他似乎理解拉赫米对土耳其遭受野蛮人蹂躏所感到的愤怒和仇恨。别的一些学生对艾里斯也偶有所闻，看到他

在好几次游行中露过面，以为他是研究生，或是一个年轻的教授。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愿意让外国人插手。可是拉赫米不肯让步，最后他们只好同意。

艾里斯立刻为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他们在炸弹上安一个无线电遥控装置。到时候让拉赫米坐在那女人住处对面的窗前，或者坐在街上的车里，监视雷诺特车的动静。他手持烟盒大小的无线电发射器，就象那种用来控制自动车库门的小玩艺。要是叶尔马兹和通常一样单独上车，拉赫米就按动发射器上的开关，等叶尔马兹一发动引擎就爆炸。如果开车的是那女人，拉赫米就不按电钮，让她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欢天喜地地把车开走。炸弹只要不启动是十分安全的。正如艾里斯所说的那样：“不摁不响。”

拉赫米很欣赏这个主意，问艾里斯装炸弹时愿不愿意和佩普·戈兹一起干。

“当然可以。”艾里斯说。

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隐患。

“我有一个朋友想见见你们两人，”拉赫米说。“他必须会你一面，要不整个行动都会泡汤，因为我们买炸弹、汽车、枪支和行贿的钱都是他提供的。”

“他干嘛见我们？”艾里斯和佩普都想知道。

“他需要确信炸弹会按期爆炸，确认他能够信任二位。”拉赫米充满歉意的说。“你们两位只要把炸弹带到他那里去、解释一下爆炸原理、让他亲眼看看、与他亲热一下就行了。整个行动都亏了他的帮助，他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

“这没什么。”艾里斯说。

佩普迟疑了一下。他想从这笔生意中捞一把——他总想捞钱，就象猪总想拱槽一样——可他不愿和生人打交道。

艾里斯劝告他说：“听着，这些学生团伙不过是昙花一现，维持不了多久。拉赫米那样的人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声匿迹的。可要是你认识了他的朋友，那么就算拉赫米不在了，你也可以照样生意兴隆。”

“你说得对。”佩普说。这人没什么头脑，可生意方面的事只要解释得浅显易懂，他还是能够领会的。

艾里斯告诉拉赫米，他和佩普都同意了。于是，拉赫米就安排他们三人下礼拜会面。

礼拜天早晨，艾里斯躺在珍妮的床上醒了过来。他醒得很突然，心里非常害怕，仿佛刚做了一个恶梦。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自己何以如此紧张的原因来。

他看了一眼钟，发现时间还早，就在心里重温了一遍自己的计划。如果一切顺利，今天就将是一年多来耐心和谨慎工作的胜利结束。如果他能够活过今天，那么他就能和珍妮一起分享成功的欢乐。

他转过头来看她，一举一动都非常小心，生怕惊醒了她。和往常一样，一看到她的脸艾里斯就心儿狂跳。她平躺着，鼻尖对着天花板，油黑的秀发散布在枕头上，宛如鸟儿展开的双翼。他又看了一眼那张宽阔的嘴巴、那对时常满怀诱惑地吻着他的饱满嘴唇。春日的阳光映照在她脸上那些细密的金色汗毛。每当他想逗她时，总把那些细细的软毛叫做她的胡子。

此刻，她面部松弛，毫无动静。看到她这样安睡着，实

在是一种难得的欢乐。平时她总是生气勃勃——笑啊、皱眉头啊、扮鬼脸呀。她的喜、怒、哀、乐从不藏在心头。她最常见的表情是一种诡密的暗笑，就好象一个淘气的小男孩刚完成了一出骇人听闻的恶作剧。只有当她睡觉或是陷入沉思时，才会象现在这个模样。然而，这恰好是最能激起他爱心的时刻，因为此刻她毫无戒心，不知不觉之中最能够暗示出深藏她心中的贪恋肉欲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她体内懒懒地燃烧，就象一股和缓但却炽烈的冥冥之火。每逢此刻，他就双手发痒，真想摸她。

他对此感到惊奇不已。当他来巴黎后不久第一次遇见她时，他以为她是那种典型的、整天东奔西跑的大忙人。这种人在年轻的激进分子中间时常可以见到，常常在大都市抛头露面，领导那些反对种族隔离、要求核裁军的各类组织，还常搞一些诸如萨尔瓦多呵、水源污染呵一类的示威游行。一会儿为乍得的灾民筹款，一会儿又为才华横溢的青年制片人摇旗呐喊。人们拥到她的身旁，为她的惊人美貌所倾倒、被她的魅力所降服、因她的满腔热情而热血沸腾。他和她约会过几次，只是为了尽享观看美女与牛排殊死搏斗的乐趣。突然间——他始终记不清这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发现在这个容易冲动的女孩子体内蕴藏着一个欲火熊熊的女性，于是，他立刻坠入情网。

他翻了翻身子，转过去面对着她。正如他所指望的那样，这一下把她弄醒了。她睁开那双碧蓝的大眼睛，飞快地瞥了一下天花板，然后看着他，嫣然一笑，翻身转进了他的怀抱。“哈罗，”她喃喃着说。他立刻吻起她来。

他感到一阵冲动。两人躺在一起，半醒半睡地吻来吻

去。接着，她把一条腿斜跨在他的髋部。两人一言不发，朦朦胧胧地做起爱来。

当他们首次共享爱果时，他们早、晚从不间断，就连午后也不肯歇息。艾里斯当时认为这样亢奋的情欲保持不了多久，顶多过几天、或是几个星期就会疲软下来。他们也会象通常统计的那样，转到诸如每周两次多一点的水平。他完全错了。一年之后，他们仍然象度蜜月的夫妻那样如胶似漆……。

过了一会儿，她从昏昏爱河中醒了过来。她动弹一下身体，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星期天呐。”

“这个星期天该你做午饭。”

“我还没忘。”

“那就好。”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道：“你打算让我吃什么？”

“牛排、土豆、雪豆、奶酪、草莓，还有香提利奶油。”

她扬起头，笑着说：“你就会做这些玩艺！”

“那不一定。上次咱们不是吃的菜豆吗？”

“再上一次你忘了做饭，咱们只好出去吃。你的烹饪技术就不能来一点变化？”

“嘿！等等，咱们当初说的是星期天轮流做饭。谁也没说每一次的饭菜非得有所不同。”

她趴在他的身上，装出一付沮丧的样子。

在他们嬉闹谈笑的时候，艾里斯的脑海里始终翻腾着今天要做的事情。他已想好让她不知不觉地帮他一个忙，眼下

正是求她的好时机。“我今天上午得和拉赫米碰碰头，”他开口说道。

“那好，我就晚一点到你那儿去。”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稍微早一点去那儿，给我帮点忙。”

“帮什么忙？”

“做午饭啦。呃，不是，不是。我说着玩的。我要你帮我搞点小阴谋。”

“说下去。”

“今天拉赫米过生日。他兄弟穆斯塔法进城来了，可他却不知道。”这次要是成功了，我再也不对你说谎了，艾里斯暗地里想着。“我想让穆斯塔法突然在拉赫米的生日宴会上露面，让他大吃一惊。可我差个帮手。”

“让我来干吧。”她说，从他身上翻了下去，盘着两腿直伸伸地坐了起来。胸前的双乳象一对苹果，光滑、圆润、坚实。“我该怎样帮你？”

“问题很简单。我得告诉穆斯塔法到哪儿去找他的哥哥，可是拉赫米还没拿定主意该在哪儿举行宴会。所以，我只能在最后一刻才能把地点通知穆斯塔法。糟糕的是等到那时，拉赫米很可能就坐在我身边，听着我打电话。”

“那怎么办？”

“我给你打电话。到时候我东拉西扯、乱说一气。别的你不用管，只要记住地址就行。然后给穆斯塔法打电话，通知他地址，并告诉他该怎么走。”艾里斯最初设计这一切时，觉得计划相当简单。可如今实施起来又觉得纯粹是白日做梦。

然而，珍妮似乎一点没起疑心，只说了一句：“好象费不了多大的劲。”

“那好。”艾里斯连忙说，生怕对方觉察自己如释重负的心情。

“你打完电话后多久才能回家？”

“用不了一小时。我想呆在那里，看看效果如何。不过，我不会在那儿吃饭的。”

珍妮默想了一会儿。“他们请了你却不请我。”

艾里斯耸耸肩，说：“我想这是男人们的聚会吧。”他伸手抓过床头柜上的记事本，写下了穆斯塔法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珍妮下了床，向淋浴间走去。她推开门，打开喷头，满脸不高兴的神情。艾里斯急忙问她：“你怎么生气了？”

“我没生气。只是有时不喜欢你那些朋友对待我的方式。”

“可你知道土耳其人对姑娘们是什么态度。”

“说得对极了，‘姑娘们’。他们不敢冒犯令人尊敬的贵妇，就会欺负我这个‘姑娘’。”

艾里斯叹了口气。“你不是那种和几个愚昧封建大男子主义一般见识的人。你到底想对我说些什么？”

她光着身子，站在淋蓬头旁想了一会儿。她亭亭玉立，窈窕动人，艾里斯情不自禁的又一次心旌荡漾。“我大概想说不满意自己目前的地位。谁都知道我全身心地爱你，从不和别的男人睡觉，~~连~~和别的男人一起外出的事都没有。可你却和我若即若离的。咱们不一块住。你上哪儿、做些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咱们也从未见过彼此的父母……大家都知

道这些事，就把我当成小婊子了。”

“我想你太夸大其词了。”

“你老是这么说。”她走到喷头下，“嘭”的一声关上了门。艾里斯从他放衣服的抽屉里取出刮脸用具，走到厨房内的洗碗池前刮起脸来。他们以前也为此事吵过，吵得比这次时间还要长。他知道这里面的真情是什么：珍妮想两人同居。

他当然也很想，想和她结婚，一辈子都厮守着她。可她得等到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但他却不能对她明说，只好用诸如我还得准备一下、过一阵子再说之类的话来搪塞她。正是这些含混其辞的借口激怒了珍妮。在她看来，和一个男人相爱了整整一年，却得不到他对自己许予终生的允诺。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毋庸置疑，她的想法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只要今天一切顺利，他定能把这些事安排妥当。

他刮完了脸，用毛巾包住剃刀，放进自己的抽屉。珍妮走出淋浴间，他赶紧进去，站到淋蓬头下。彼此不理睬，未免也太孩子气了。

等他冲完澡，珍妮已煮好了咖啡。他连忙套上褪了色的牛仔褲，穿上一件T恤衬衫，面对着她，在那张小红木餐桌旁坐下身来。她一边为他倒着咖啡，一边说着：“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行呐，”他连忙应道。“咱们中午谈。”

“干嘛不现在谈？”

“我没时间。”

“拉赫米的生日难道比咱俩的关系还重要吗？”

“当然不是。”艾里斯从她的话音中听出了恼怒……一

个声音告诉他：温柔一点，要不你会失去她的。“可我答应过他们，重要的是说话要算数。而且，依我看咱们这件事并非现在谈才行。”

珍妮阴沉着脸，一付固执的样子。每当有人想改变她已做出的决定时，她总是这副神情。“咱们现在就谈，这对我很重要。”

突然间，他想把整个事情源源本本地立刻告诉她。可他计划中并非如此。他时间紧迫，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无法给她详细谈。最好是过了这一阵子，等两人都心平气和下来之后，他就可以告诉她自己在巴黎的差事已经办妥了。想到这里，艾里斯说：“我看你是在存心找麻烦，我不会被吓倒的。求求你，咱们过一会儿再谈。我现在得走了。”他说着站起身来。

他走到门口时听到她说：“让·皮埃尔叫我和他一起到阿富汗去。”

这事出乎艾里斯的意料，他得仔细考虑一下才能作出相应的决定。“此话当真？”他不相信地问道。

“当真。”

艾里斯知道让·皮埃尔喜欢珍妮。有这种念头的还有好几个男人。这种事对这样一位女人自然是免不了的。迄今为止，那些人谁也构不成真正的威胁，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想到这里，他心里又踏实起来，问道：“你怎么想起和一个医生去战场上兜风？”

“这不是说着玩的事！”她厉声说，“这件事关系到我的生活。”

他怀疑地摇了摇头。“你不能去阿富汗。”